

最喜故人如故

■ 黎 锦

我到了厂门口，门卫拦住我扫码登记，正输着信息，听有人唤我小名。抬头看去，一位身穿工作服的高个女性向我跑来。我知道，她是京，她扔下在开的会来接我了。

但是，来到面前的她似乎与我年少记忆中的有差别，我的大脑努力将其与记忆中的脸庞复合重叠，那弯弯的眼睛没有变，那嘴角笑起来弧度没有变，只是曾经纯净如玉的脸上，多了岁月与阅历的沉淀。

我还在打量着她呢，她也迅疾地看了我一眼，但都不多话，想必感受同样。

她跨着大步，时而与对面而来的同事打着招呼，领我进办公楼，去了她的办公室，她让我稍等，又去继续开会。她的同事许是担心我受冷落，为我端来热茶，从他们的口中，我才得知，京虽已退休返聘，却是担当主设计的主任。

这并不出我所料，京从小品学兼优。我们同在厂子弟学校读小学和初中，她的成绩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中考，她考进以理科见长的二中，我考进以文科著称的十七中，偶尔赶公交车时碰到，她立即大声地唤我小名，一如我们小时候一起玩时那样。后来，我就只从其他同学处得知，她考进了哪所大学，哪年毕业回厂工作，等等。而我毕

业后去其它厂工作，后迁至上海生活，此后，与她再无交集。

但我仍记得，有次在我母亲和她父亲一起工作的高压试验室里，我们一起叠过纸飞机。她咯咯地笑着，以至于笑得眼睛弯弯地，一次次用力将纸飞机掷上天空。在试验厅里的大铜球前，我们还被大人们拉在一起，合了一张影。我的羊角辫有点散了，她则端正地站着，恢复了乖乖的模样。

我家管我管得严。在她开开会，领我去车间的路上，她对我说着。这我也记得，小时候，她很少出来跟我们一起在院里跳皮筋，踢沙包，正是因为她父母的管教。想必读好书，上好大学，回来子承父业，是她父母对她的期望。

此时，我遵从她的指示，也穿上了厚重的工作服，戴上了安全帽，穿上了绝缘鞋，跟随着她，看她从容沉静地与同事讨论着问题，看她指着父辈引进的国外生产线，指着正在组装的新产品向我介绍。她告诉我，现在厂里的生产效益情况很好，产品在海外市场也供不应求时，我心中由衷地升起自豪感，为她的优秀，为我是她的同学，为我曾见证过她的年少。

这新年伊始的第一天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故人。同是一个大院长大的芳。

芳也已退休，一见面，摘下帽子，她指着自

己的头发说，不染不行啦。星星点点的白发不是我们这个年纪正常该有的吗？她却说自己无法接受。三十多年不见了，她还是那样敏感脆弱。这样的性格反倒适合写作。她的确喜欢写。

那些年，在各家中自己的房间，伴着一盏柔暖的台灯，我们聊《读者文摘》中的文章，聊席慕容、汪国真，可以聊到深夜，多数时候，是在在讲，她在听，有次她说她也写诗，却怎么也不肯给我看，后来一直都不给我看，我并不计较，知道她在写，就好。她后来放弃高考，进厂工作，在大院里偶尔遇到，她披着流苏围巾，长发披拂，脚踏厚底靴，我一望而知，她也在迷三毛。

前几年加了微信，见她常去旅游，朋友圈里的写见闻的文字字斟句酌，依然不流俗路。如今面对面相见，她告诉我，近几年因为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而减少了出行，字写得少了，“书依然在读”。听到这句，我不由得松了口气。

说句真话，人到中年，与故友见面之前少不了有一番思量。经历岁月洗染后，少时的性情、思维、观念有着天翻地覆变化的不在少数。能不媚俗，不婆妈，不变油腻，除此之外，还能双眼依然有光，心中仍有理想，有诗和远方，就觉得，真好。



古華風

晨 霧

■ 乔美兰



我给孙女压岁钱

■ 肖文华

每到春节，那承载着长辈关爱与新年祈愿的压岁钱，便带着浓浓的年味儿，如约而至。春节前后，关于压岁钱的话题就多了起来，尤其是那些做爷爷奶奶的长辈们，总是最积极的，都当作了一回事。社区小巷，甚至是车库门前都能听到关于给小辈压岁钱的交谈。有的侃侃而谈，有的满脸堆笑。春节前谈论准备给孙辈多少多少压岁钱，节后则谈的是您给了多少呀？相互透底。我有时擦身走过，闻之莞尔一笑，心想，都被压岁钱“卷”了。

可不是吗？今年春节前我家那个做奶奶的，也提早就关照我：“你今年不要忘了早点到银行领点现钞，春节要多给一点孙女压岁钱的。现今人家条件好，压岁钱越给越多，万出万进。孙女长大上高一了，同学们也会交流的，太少她会气的。”可谓大放厥词！我当场就给了她一个脸色：“你急啥，给这么多又干嘛？孙女从来没缠我要压岁钱呀，到时我自会给的，要不你给吧，给多少我听你的！”她被我撞蒙了，也就不唠叨了。临近春节几天，她就一味闷声打扫，掸灰尘、洗刷被子、整理房间，我下班回来她也不开口。我知道她受我委屈了，闷闷不乐！

想想老婆说的也是，春节过年给孙辈压岁钱，是一件老少皆欢的喜事。我孙女性格文静、内向。她即使心里想要，也不会过度表现。给了压岁钱就拿，不给她也不吵不闹。我们做爷爷奶奶的，当要明知，了解自己的孩子，让她开心。记得孙女还小的时候，我们给的压岁钱只有200元，我们也不去与人家攀比，每年只是走一个“给孙辈压岁红包”的程序，讨孙女一个喜欢，不论多少，开心为上。但孙女总是虔诚又腼腆，她妈妈对她说，爷爷奶奶给你压岁钱快

拿呀，这是对长辈的尊重。有一年我儿子也推波助澜，过年了，孙女给爷爷奶奶拜年，快说“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”！我知道儿子、儿媳妇是在引导孙女喜欢压岁钱，开放小孙女的性格。再大了一点，孙女确实懂事了，每当给她压岁钱的时候，她就恭恭敬敬走到我们面前，双手接过红包，甜甜地说：“谢谢爷爷奶奶，祝愿您们幸福快乐！”此时，她奶奶笑了，我也乐了，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。

说实在的，我是对给压岁钱不那么积极的，但我并不吝嗇给孙女压岁钱，只是觉得没必要多给，孙女现在还不会用钱、不需用钱。但还是常常被老婆骂“小气鬼”，说就一个孙女，迟早要给的，干嘛这么寒酸？我无言以对。好在儿子、儿媳妇也通情达理，实实在在，劝我别多给，意思意思就行了，我甚是满意。压岁钱的给多给少众说纷纭，各人喜欢而已。

守护压岁钱的本义和美好初衷，给多给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传递一份爱与期许。前几天听闻某地倡议把压岁钱控制在20元以内，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，给一、二百元也不成问题。关键是要遏制压岁钱攀比之风，通过限制压岁钱的金额，回归其传统的祝福意义。压岁钱原本的意义并不在于金额的多少，更重要的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关爱和美好期待，还有晚辈对长辈的感恩之心、报答之情。

我想，孙女渐渐长大，也明白压岁钱背后更深的含义。它是一根无形的亲情纽带，串联起岁月里的温馨时刻；是长辈们的接力祝福，护送孙辈在成长旅途中无畏前行。每一年接过压岁钱，便是接过一份爱与期望，让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，在新岁里绽放光芒，不负所托。

“季布一诺”身边的诚信故事

一诺千金

■ 耘 梦

2006年，作为复旦物理系的应届毕业生，家住黄浦区的包蓓妮加入到上海第一批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队伍，选择了到距离市中心两小时车程的奉贤区“支教”。预料到父母的反对，她瞒着父母参加了“三支一扶”的笔试，因此家中收到面试通知时，她的父母惊愕住了。他们都不理解，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放弃那舒适体面的写字楼到郊区学校去？几乎身边的所有人都劝她不要冲动。面对着这些意料之中的不理解，她说，这不是冲动，这正是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最值得的事情上。

在任教的第一年，为了解决学校师资紧缺的困难，她一肩挑起了初一年级数学、英语两门学科教学，以及班主任工作的重担，更在下半年兼任了八年级的历史与生命科学教学工作。一开始同许多支教大学生一样，她打算再教半年就离开乡村回到市中心，但当学生问起时，她答应他们若是这次期中考试有进步，那她就留下来继续教书。这么一个看似玩笑的承诺，被孩子们当了真。孩子们自发地留下来背单词，学习。最后学生们做到了，包蓓妮也遵守了自己的承诺。在支教期满后留在奉贤继续任教，并不断努力让自己真正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师，先后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、上海市教

诗以言志

上海博物馆，丹青宝筏藏。因慕董文敏，观者排行行。虽出在云间，实赖好土壤。苦心来经营，入室又登堂。人皆有师友，追溯选对象。

亦师王羲之，亦师米元章。

书法无限佳，画图真煌煌。意境何其妙，江山何其长。有人摄魂魄，有人择吉祥。沪上名家多，尤记董其昌。

■ 何德荣



时间酿造甜味儿

■ 高明昌

我对节气有感觉，是从秋天开始的，那还是因了庄稼的缘故。母亲说，立秋那天插的秧苗，即使施肥最多，耘稻最忙，这稻快长出来的谷粒，会有更多的秕谷。后来收获季一到，脱粒了，秕谷真的很多。那时起，我开始相信“时令就是命令”的话了。事实上，立秋一到，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，都会自觉排着队，像坐滑梯似的，一骨碌来了。节气非常像一位无言的老者，面目清静、清凉；神情严肃、严酷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得跟着时间的脚印，一步步地走向岁月深处。有一日，开门就看见，场外南面青菜的叶面上，挂满了厚厚的白霜，发出钻石般的光芒，让人感觉到某一种的突然。

这原本是没有什突然的，世上许多现象的出现，总有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种种预告。前段时间，菜园里的三畦雪里蕻，高高的菜秆慢慢垂落，叶片的青紫微微泛出，神情有些萎靡了。我知道，雪里蕻成熟了。前宅金芳堂妹忙着采收雪里蕻了，她还向我建议，雪里蕻可起了。我问母亲，我们起吗？母亲说再等几天，多打几天霜，雪里蕻会更好吃。我听后就不说话了。母亲一直告诫我：庄稼、蔬菜都有关口的：惊蛰一道关，是醒物；霜降一道关，是甜物。醒物有大小之分，轻重之别，要想吃到最甜的蔬菜，就得等到霜重的日子，因为蔬菜的甜味，先要靠天地，再要靠自己，而非糖注入。

从无甜到有甜，从有甜到很甜，等待的就是时间。

时间会改变一切，包括甜味的产生。即使是一棵蔬菜，也是如此。蔬菜在岁月里走过夏天，迎接秋天。夏天里酷热的煎熬，需要经受；霜降的冷峻和肃杀，需要捶打。从无到有，从少到多，看上去是时间的等待，其实是生命质量的提升过程。与立秋的未来走向一样，也是由处暑、白露、秋分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。我对此的理解充满现场感觉。到了深秋的早晨，你往窗外看一看霜降之夜留存的景色，你会发现：霜降的夜里一片寂静，这寂静弥漫是冷峻与无情，天下万物，包括植物、动物都愿意听命，静

静地让时间洗涤身体与心灵。你看家里的猫儿，吃饭本本分分，连走路也是轻手轻脚的。我们不难从这大静之中，隐隐感悟到了天道的号令，同时也感受到了万物的守信。

母亲对时令是奉若神明的，她背得出蔬菜种植与收获的时间，鸡毛菜几时落种，蓬蒿菜几时卷叶，芹菜几时长叶，萝卜几时空心、青菜几时起蕻，母亲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，因而家里所有播种或者收获，从未脱过节气与时辰。我惊异于母亲的细心，更佩服母亲的记忆。她经常教导我，农家孩子，要识节气，要懂庄稼，要懂蔬菜。有一个晚上，吃好后，坐下来，因为播种的时间与我一起讨论，她郑重地对我说，二十四节气不说话，但不是哑巴，种子会发脾气的，所以人要真心计算时间的，还有时辰。讨论到最后，母亲摊摊手，笑着说，你假使不相信，就等着将来，日子会教育大家的。

日子很快证明，母亲没有一次是错误的。在我家，其实所有的农家都一样，一年四季里，吃的最多的是青菜。

人是非常精怪的，不到秋天的时候，也是一直吃青菜的。那时候，计较的是青菜的糯与不糯，菜叶的湿与不湿，菜味的咸还是淡，从未考虑到青菜的甜与不甜的事情。但一旦到了秋天，当看见菜田里的青菜叶面挂着一层浅霜，菜叶有了一分菩萨低眉的慈悲模样时，此时吃青菜，就开始计较青菜的酥软，更重要的是甜味，如果青菜不甜，就会有怨言：为什么还不甜呢？不是霜打了吗？全然忘记了，甜是时间锻打出来的，它需要无数次的霜打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

我一直记得，每次去老家，母亲总会抽空空当去菜园的，半个小时不到，就挑回许多的青菜，一些青菜晚饭前现烧的，一些青菜留着我带南桥的。有几次，我就和母亲一起去挑菜，一起洗菜，一起烧菜，倒不是为母亲省点力气，而是想亲眼看看此时的青菜长成了什么样子？总记得：那时的青菜，菜秆是间断的青绿色，绿的地方有宝石的晶亮，手指摁上去就软进去，

手指抽回，很快弹回来的。而菜叶是青蓝的颜色，越是上面颜色越是浓郁。整个的青菜，安静、慈祥，也有一些自傲的心绪，更有经霜的岁月沧桑的历练。一切似乎在告诉我们：青菜是霜打了无数次的青菜。

霜打最厉害的时候，母亲还喜欢腌制白萝卜。今年的萝卜有两种，一种是圆形的，抓起萝卜叶儿，就像提起一个披头散发的大青菜一样，厚重厚实；一种是长条的，一身洁白，比雪还要白几分。母亲将萝卜刨出来后，切成长丝，大概在一虎口长，一厘米粗。切完后拿过竹匾，将萝卜丝放进去，再放在阳光下晒，要晒到太阳落山。我去收竹匾时，母亲劝住我，母亲说，夜里不落雨，不要收进来，让霜好好打一打。每当这时，我就思想：无涯的星空，清冷光亮之下，夜宿在外的萝卜在不断地接受着霜气的抚摸，有点修炼的成分。是的，七八天白天是阳光的照耀，七八个夜晚是白霜的浸染。必须的，只有这样，萝卜才开始弯转，才开始打皱，才开始散发清香。所有的清香，都渗透着阳光的气息，裹挟着清冷的霜气。只有这样，萝卜才可为家里独一无二的菜蔬。

这样的萝卜确实很甜，最甜的是萝卜的夹心，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甜，总感觉萝卜成了白天阳光晚上白霜结合后酿造的甜果。这样的萝卜，我们视作宝贝，母亲告诉我，这萝卜最好是清吃，不宜混烧、混炒。我没有听，烧红烧肉了，抓一把切好的萝卜块放锅里，再焖上几分钟，再起锅。孙女吃了，孙女说，萝卜比肉好吃得多，有点甜，爷爷你别小气，多放点萝卜。我对孙女说嗯嗯。但我心里知道，这样的萝卜，我们家里不是最多哎！

秋色浓出了冬日的寒气，霜意一天比一天重，但菜园一直活泛着，因为菜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蔬菜，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所有蔬菜都是很甜的。那时又开始瞎想：春日晚来几天也无妨。

母亲说，没有关系的，只要是现在种的蔬菜，要甜到夏天了。